

□ 专题文论

转型与现代化

# 中亚现代化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以吉尔吉斯为例

侯艾君

【内容提要】在中亚现代化开启的转型过程中，尚存在许多问题：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的脱节，中亚国家尚未找到最适于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政治暴力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伴生物，摧毁了社会存在的法制基础；伊斯兰文明似乎成为固守传统、拒斥现代化的坚硬的文化外壳，制约了中亚的现代化脚步；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同步，使得中亚既是前现代社会又具有现代特征。在中亚各国中，吉尔吉斯的现代化转型颇具代表性，该国发生的革命、族际冲突、政治谋杀等政治暴力都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

【关键词】中亚 现代化 吉尔吉斯 问题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D73/77.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5-0033-0004

在归并俄国之前，中亚存在两种形态的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或农耕—牧业、牧业—农耕社会）。而以“俄罗斯化”或“苏维埃化”为形式的现代化，推进了中亚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亚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并未成为充分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工业化程度有限，社会组织程度低，更重要的是，中亚尚未实现人的现代化。

任何国家在现代化开启的转型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问题。吉尔吉斯的现代化转型在中亚颇具代表性，该国发生的革命、族际冲突、政治谋杀等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sup>①</sup>都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

##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的脱节

吉尔吉斯民族是游牧民族，热爱自由是其天性<sup>②</sup>，热爱自由可以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资源，但游牧民族热爱自由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社会、反政府属性。如一切游牧民族那样，吉尔吉斯人在许多世纪里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91年后，吉尔吉斯的政治文化（部族政治、南北分立的社会结构、民族心理、历史经验和传统等）是民族的、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629页。

② Дастан Сарыгулов, 21 век в судьбе кочевников, Бишкек, 2001 г., С. 110.

【作者简介】侯艾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传统的，却在形式上照搬了西方式政治制度（议会民主、市场经济等），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脱节和分裂。当然，1991年之后几乎所有后苏联国家的情形都与此类似，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惯性和逻辑后果。亚·季诺维耶夫曾极端地称后苏联国家的政治体制为“殖民地民主”。虽然一些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反映事物实质的准确术语，但是，1991年后的中亚国家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植入的，是对西方文明的全面认同，天然地具有对西方的附属特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自由的真义是自我管理同时也意味着自我约束，但在吉尔吉斯，追求自由与政治秩序水火不容，在政治激进化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某种暴民政治倾向。

现代化需要强大政府（弱势政府推进现代化而能够成功的，几乎是特例）。当然必须将集权与专制和独裁区分。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等是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的政治术语。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证明，在一定发展时期实行集权可带领国家走向强盛和繁荣，甚至今日多数西方国家都是某种集权国家。所谓威权体制可能是最适于中亚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吉尔吉斯阿卡耶夫政权具有威权政体的表面特征，但实质上比多数威权国家有更高的自由度。

## 二、政治暴力：政治现代化的伴生物

许多政治学家论证，贫穷或许并不必然导致政治暴力，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总是与政治暴力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sup>①</sup>。集权但共同贫穷的古巴能够多年保持稳定，而其他虽不贫穷但贪腐、分化严重的国家却总是爆发社会冲突。可以认为，“毁伤性”<sup>②</sup>的贫穷、贪腐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是吉尔吉斯政治暴力的根源。2005年后，吉尔吉斯发生各种政治暴力：革命、族际冲突、政治谋杀等。吉尔吉斯的贪腐、裙带风、贫富分化等，正是转型国家的常见难题。2005年3月吉尔吉斯爆发的“颜色革命”虽有其内部根源，但是，外部因素才是摧毁政权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引起了外部干预，这与苏联解体不完全相同（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部）。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每一场革命都强化了政权，建立起了强大政府<sup>③</sup>。但吉尔吉斯的经验未

能证实这一判断。“颜色革命”凸显了政权的弱势。所谓“颜色革命”是一种非自然进程，是异于经典革命案例的现象，同时也再次证明：凡是被推翻的，都是弱政，而非真正的暴政。在阿卡耶夫之后，吉尔吉斯新政权也都是某种弱势政权。

大规模族际冲突是现代性问题。中亚的族缘政治平衡很脆弱。1991年后中亚开始建设民族国家，在实际上或心理上排挤了非主体民族；主体民族与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并不一致，就会引发大众心理层面的族群对立。经济上成功但政治地位低下的族群容易受嫉恨、敌视，在经济、政治形势恶化时，爆发族际冲突的几率大大增加。在传统社会中，各族群和谐共处是更长期、主流的事实，以族群属性划分敌友、自然地爆发冲突的情形较为罕见。

在中亚国家中，阿卡耶夫时期的吉尔吉斯以及尼亚佐夫时期的土库曼斯坦等国意识形态最发达。2005年“颜色革命”之后，吉尔吉斯新政权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悖谬之处在于：革命者执政后还在歌颂、庆祝革命。“颜色革命”成为超级价值、超级意识形态，显然不利于社会和解与稳定，表明新政权缺乏政治智慧。“革命”或许可以称为弱者的意识形态或鸦片，革命者执政后，当然就应以某种方式“告别革命”，实现社会和解；无条件地赞誉、肯定“革命”，损害的只是政权自身。“革命”只是照例的派系之争甚至地缘政治争夺，它不可能扩大政治参与，推动政治现代化。

革命、族际冲突等“暴力美学”展示积淀为日常的政治文化，摧毁了社会存在的法制基础，撕裂了族群，需要重建政权合法性，政治现代化又重回起点。

## 三、伊斯兰文明属性：中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有人说，伊斯兰文明是最难被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同时，伊斯兰世界因西方殖民时代留给他们的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页。

② Эмиль Джангрозвич Каниметов,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 Рынок капиталов (Киргизия), 2012г. №12.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86页。

创伤性经验和记忆，也因巴勒斯坦、阿富汗等伊斯兰世界的“痛点”，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冲突以及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打压而充满屈辱感。穆斯林国家中政治伊斯兰化现象（伊斯兰意识形态化，甚至国教化）的重要原因在于来自外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即西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以往经验表明，伊斯兰激进化往往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和倒退。西方需要对伊斯兰世界给予承认（recognition），查尔斯·泰勒证实，拒绝给予承认，会对被拒绝者造成实质性伤害<sup>①</sup>，而伊斯兰世界也应该健康、自信地看待外部世界，摆脱心理创痛，超越自己。在这方面，中亚不同于中东地区，最可能取得成功。

穆斯林国家期待历史性突破，需要一个或几个成功的核心国家，作为其楷模和领头羊。土耳其等国或许就是一个例证。从凯末尔时代至今，土耳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堪称是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方面的佼佼者。但是，土耳其地处欧、亚边缘，始终无法解决其文明归宿问题。土耳其多年以来希望成为欧洲的一员，而欧洲则对其伊斯兰特性抱有偏见，不愿接纳。土耳其成为不融于欧洲的孤独者，该国的精英和大众都因此产生悲情，开始“回归”亚洲，走向“再伊斯兰化”。如亨廷顿所说，土耳其始终都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sup>②</sup>。

多数伊斯兰宗教、政治领袖（如霍梅尼等）虽然敌视西方，但并不拒斥西方的工具理性。一般认为，伊斯兰信仰非常牢固，很难改宗。但事实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和高加索都有许多穆斯林改宗基督教<sup>③</sup>。这些情形证明：西方文明比伊斯兰文明更强势。

历史上中亚从来只是接受各种文明影响或充当诸文明的中介，很少成为原生性文明。中亚因这种文明中介的功能受益，但也受到制约。一旦脱离一种主导性文明形态，就会立即陷入内部分离和外部争夺。1991年后，很难找到像俄罗斯文明那样强有力的外来因素，推动中亚现代化。或许，中亚可以借助“美国化”实现现代化，但是，代价是须充当西方的地缘政治工具，丧失外交、国防独立。中亚也不可能借助不同程度的“俄罗斯化”、“美国化”、“欧洲化”等并行不悖地完成现代化，又不导致内在的分裂、动荡。

中亚现代化的前提是：成为独立、自觉的国际

政治主体；连接历史和现实，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某种一体化进程一致，因为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推进现代化。中亚内部相互依存度与对外依存度都很高，而且这种依存度还在不断增加，因此，必须建立组织水平更高的政治实体——或许，“欧盟模式”也适于中亚国家。

#### 四、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国家建设进程同步

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给中亚民众灌输了现代民族的意识，中亚民众开始向现代民族演进。1991年后，吉尔吉斯走向独立，但绝非从零开始，苏联时期使其获得了重要经验。当然，阿卡耶夫总统时期所谓吉尔吉斯建国（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2200周年也并非严谨的学术观点，而多半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该观点的依据只有一条：即司马迁的《史记》（“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属于孤证。其次，按照古汉语词义，当时所谓“国”，并非真正的国家组织，多半只是一种短期存在的部落联盟，当时中国周边民族并无更高水平的政治实体；该政治实体出现的时间含混，所谓2200年只是个概数；“坚昆人”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吉尔吉斯人，而只是今日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之一。当然，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政治神话，这是意识形态的需要，甚至也是各国政治生活所必需的。因此，我们说吉尔吉斯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仅持续15年，就被“颜色革命”打破，开始了“逆进程”（国家组织的不断消解）——“革命”、族际冲突等都是这一逆进程中的不同环节。

中亚现代化的过程曾与俄罗斯（苏联）国家的融合过程相一致，俄罗斯文明、苏联文明（俄罗斯文明的变种——作者注）曾是中亚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中亚先后经历过希腊化、突厥化、中国化、伊斯兰化、蒙古化、俄罗斯化、苏维埃化等等，至今

<sup>①</sup> Taylor Charles,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my Gut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p>②</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sup>③</sup> Александр Янк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религий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Бишкек, 2002г. С.87.

所有其他文明形态都少有痕迹，只有伊斯兰文明和苏联文明成为决定中亚历史命运的两大传统。中亚既是前现代社会，又具有现代特征；既是一种伊斯兰现象，也是一种俄罗斯文明的现象。或许，今日所有俄语国家仍可称为苏维埃国家，类似于英帝国解体后的英联邦国家，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类似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舒宾曾指出：“至今为止，苏联社会仍然存在，尽管国家的外壳已经解体。”<sup>①</sup>

因而，后苏联国家是一种地缘政治、地缘文明现象。所有民族都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再回复传统，寻求精神资源，借此走向新生。这既是惯性，也是历史宿命，是文明自我保存和发展的本能。

(责任编辑 李淑华)

<sup>①</sup>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 Золотая осень, или период застоя .СССР в 1975-1985гг., М., 2007г., С.316.

## Some Problems and Thought of Central Asia Modernization: Take Kirghizia, for Example

HOU Aiju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tarting transition of the Central Asia modernization, there exist many problems: there is a chasm betwee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the Central Asia countries have not found out a most suitable political system for carrying forward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violence becomes attendant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destroys legal basis of the society, it seems that the Islamic culture stubbornly sticks to traditions and rejects modernizatio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keeps pac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nations and this makes Central Asia an ex-modern society with modern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Kirghizia's modern transition 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Revolution, conflicts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political murder that took place in the country all have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entral Asia; modernization; Kirghizia; problems and thought